**前世英雄**

——读《苏东坡传》有感

读罢林语堂之大作《苏东坡传》，掩卷，闭目暝思。苏东坡，这三个字，足以震慑天地山河，震撼华夏儿女。因为这简单三两字背后承载的，是中国美学的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仅一个苏东坡，便能撑起宋代的文化等级，使宋代变得无愧于整个文化史的任何一个角落。

余秋雨说苏东坡是一位可爱的文化全才。是的，他的可爱，体现在文化上是不摆架子、见人就熟、充满好奇、天天惊喜，再伤心的事情，难过一会儿就过去了，再不好的地方，住下一阵就适应了，而且他完全不会掩饰真实的心情。比如他在海南岛流放的时候，天天在岸边盼望着有海船过来，等着能够买到他最嘴馋的猪肉。

这种可爱，表现在文学上是不说空话、套话、老话、违心话，只凭着自己的直觉发掘最美的意象，他只隐忍他人，而不与他人重叠。

然而，这样的可爱，还不足炼造一个稀世大家。于是这时，苏东坡的磨难起作用了。苏东坡经历的磨难确实不少，好像经常在被流放。

在流放当中，原来文化界的朋友圈放弃了他，他也放弃了他们，更重要的是，原先自己沾沾自喜的职位和职能都不复存在了，他也对这些职位和职能进行了断崖式的反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了文化飓风。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这一下朋友圈崩溃得一干二净，他内心的精神价值，便变得海阔天空，这是他割断朋友圈以后的一种升华。

第二种升华，也就是他还有另外一番摆脱。他在寂寞当中深深地反思，发现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他检讨过去自己总对并不清楚的政策是非议论滔滔而并不知道这正是自己的弱项所在。

于是他说：“一段树木常常靠着长坏了的树瘤来取悦于人，一块石头也常常会靠着长坏了的东西来自以为是，而我就正是这样的树木和石头。”

对于这个转折，余秋雨曾有过描写：“这一切使他的心灵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回归于淡泊和坚定。随之而来，他的艺术才情也获得了一次蒸馏和提升。

“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师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昏厥以后的苏醒，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分。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不再陡峭的高度。”

接着，苏东坡真正踏入了文化伤的飓风的天门。蓬勃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终于鸣响。东坡，也就成了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从此为人类文学史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笔墨。

无怪乎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大肆赞许其名扬千古的原因，是对文化的崇高造诣，是浩然正气人格的真实映射。他在书中这样评价这位文化巨人：“苏东坡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是的，东坡的文字给读者快乐，他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人，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苏东坡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因此苏东坡是一种人格奇迹，以一种最诚实最可爱最善良的人格，打通了所有华人读者的集体血脉。这，就是奇迹所在。